

街 灯

□陈继平

少年张锋看见一只色调澄亮的鸡蛋挂在电线杆上,当鸡蛋被打开的时候,就变成一颗颗的蛋黄,蛋黄流出金黄的液体,那就是光,照耀我们的幸福光,那是我们街上的风景。其实把灯泡看成一只只蛋黄,足以证明街灯并不是想象那么亮,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街灯的赞叹。灯是安在电线杆上,灯泡上还有一个铁做的罩,张锋说这样可以防雨,就像人撑着雨伞一样。但我们看见雨下大的时候,灯罩好像一点也不起作用,但的确很好看。我们认为灯跟罩就好比公的跟母的,是天然配对的。据说像我们街上这么密这么漂亮的街灯全国没几个地方有,这更使我们脸上的光比街灯还亮些。

这样你就可以想象我们的街上应该竖立着许多的电线杆,当然街灯没电线杆那样密,差不多是隔三根一盏。线杆的末梢无一例外横叉着一根铁条,铁条上两头各嵌着两只瓷瓶,瓷瓶上牵着接电线,每隔几十米就有一根电线杆连接着,电线把街的上空拉成一张密匝匝的天网,除了杆上的电线,还有搭在墙上的电线,这样街上连绵不断的墙壁,就被电线一圈一圈地扎了个结实。支撑电线的木杆都一般粗大,去皮,上面写着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的字样。把耳朵贴在线杆上,就会听见嗡嗡的声响,并感到一阵阵的震颤,耳朵有些麻。张锋说那是有人在电线里说话,他还听见类似鼓钹的声音呢。

偶尔有乡下的孩子到来,都会被我们街上的风景镇住,哇,这么多的杆!这么多的电线!这么多的街灯!他们会顺着电线的一头寻它的源头,但寻不了多久,就会被它搞得昏头昏脑的,因为上面纵横交错的电线实在太多了,你就是多么的有耐心也难理出头绪来。而张锋就会经常地领他们去听电线杆的声音,乡下的孩子都附和着张锋,说听见了,里面确实有人在说话,还有人在咳嗽,这使张锋更加自信。

后来的情形是许多的孩子都赞同张锋的说法,惟独小五不同意。小五说那是电线杆,又不是广播线杆,哪里来的人声?小五的质疑引起了张锋的强烈不满,也因为小五的这一质疑,使我们一度对张锋的说法产生了动摇,实际上我们也不数次地把耳朵贴在电线杆上听,听到的只是很嘈杂的嗡嗡声而已。张锋感到威信受到来自小五的挑战,好几次他都逼着小五赞同他的说法,而小五一声不吭,为这他吃尽了苦头:张锋的报复是恶作剧式的,他会偷偷地把毛毛虫放进小五的衣袖里,或者冷不防把捏在手中的

一把金凤树叶子塞进小五正在说话的嘴里,金凤树叶长满一点一点的粒状,很容易脱落下来,一片树叶起码一把粒子,非常方便于隐藏在手心里,它们被外力塞进小五的嘴巴里时,会粘和在小五的牙床及齿龈间,让小五吐个不停,这也使小五变得越来越不想说话。我们不能理解小五为什么会这样,事实上赞同张锋的说法并不损小五一根毫毛,相反的,张锋会视他作麾下的一员。作为他麾下一员,我们就可以得到他的庇护,如果有高年级的学生招惹了我们,我们就可以叫张锋出头,张锋虽然个头比高年级同学小,但够狠,有一次双方还没身体接触,张锋先用刀子在掌心上划了一下,血汩汩往外流,就把个头大的那些人吓退了。张锋天生是领袖的料,他喜欢学着领袖人物把帽子脱下来向手下人招手致敬;或者在每次行动中,把我们分成营和连,部署着哪个营攻谁,哪个连掩护。其实所谓营或连只是一个人,听起来好像千军万马似的。

我也不知道张锋为什么如此坚信在电线杆里听见有人说话,好多年后我在一家五星级宾馆意外遇到张锋,张锋已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民营老板,许多下属跟他说话的时候都诚惶诚恐,表现出绝对的服从,张锋还是说一不二的样子。其间我跟张锋谈起了这件事,他好像已经记不起来,总是说,有这么回事吗?有这么回事吗?

1976年是张锋威信崩溃的一年,让我记得这么清楚的是广播里不停地播哀乐,整个世界都被哀乐占领了,光我们这里就有两个灵堂,扎花圈的人生意特好,人们都哭丧着脸,而商店里的雪花膏几乎滞销。张锋却特别的兴奋,为了让小五彻底信服他的说法,张锋竟然想着要把电线杆上嗡嗡声引下来接在一只小喇叭上,他捏着一根电线已经爬到线杆上,几乎伸手便可触到上面的瓷瓶,是居委会主任看急了,才及时遏止了张锋的荒唐冲动。事态十分严重,居委会主任说如果张锋成年的话,马上得送派出所。因为在这个敏感时期,任何的破坏活动都被视作敌对行为。张锋的父亲好说歹说总算把张锋从居委会那里保出来,一回家张锋就被他父亲捆了个结实,吊起来暴打一顿。街上的人都说张锋是个危险的孩子,跟他在一起迟早要出事,因而坚决不许自己的孩子再跟张锋玩。张锋就越发孤立了,发展到后来,几乎只有我一个朋友,因为我是张锋说法的坚定支持者。而张锋一再说,将来有一天他发达了,一定分一半财产给我,以答谢我这个患难之交。

张锋威信崩溃的时候,很自然地把气发泄到小五身上,是因为小五的怀疑,才会让他费尽周折想到要把电线接到线杆上,才会使他的“部队”损失殆尽。张锋对小五的报复很快从恶作剧上升到暴力,放学路上没人的空隙,张锋就把小五阻隔在巷子里,挥拳乱打;一般地说,小五并没做出什么像样的反抗,其实即使反抗也无济于事,瘦小的小五根本经不起张锋的一阵痛击,他只是瞪着一双严厉的眼,逼视着张锋,任他随处乱打,也不说一句活,打得张锋一点兴趣也没有。后来张锋对我说,他有些怕,怕小五的眼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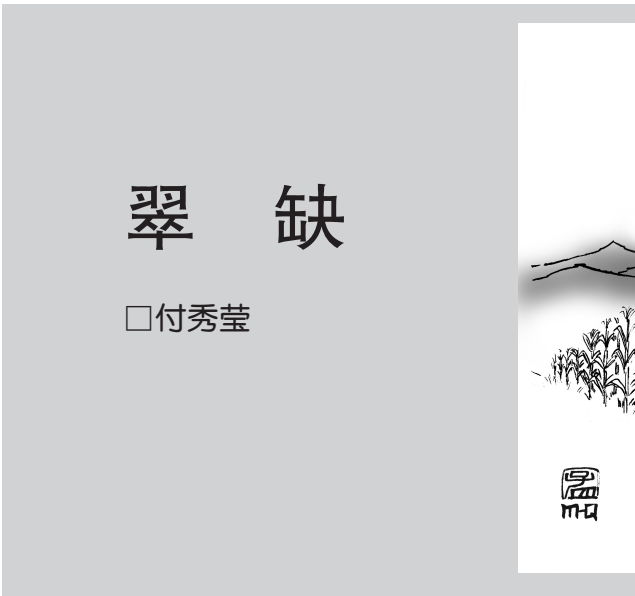
好嫁妆。

较海绵这活儿,忙起来,也就是一阵子,只要供足了缝纫的,就可以慢下来喘口气了。翠缺刚开始使不惯大剪子。这种大剪子比普通的大上好几号,尖长,刃薄,快得很。一天下来,翠缺的手就磨出了明晃晃的水泡。大战踱走过来,嘴里丝丝吸着冷气。

疼不?

翠缺不吭声,低头较海绵。大战嘴里停止了吸气,站在旁边看着她较。翠缺被看得有点不自在。较海绵的摊子在院子的廊檐底下。大战丈母娘回去了,大战说让她回去歇歇。风吹过来,悠悠悠悠。蝉鸣像雨一样,一阵又一阵,密密的,洒得满院子都是。

渴不?



□付秀莹

大战不走,眼睛像长了钩子。电话,大战电话。楼上有人喊。大战应着,转身走了。翠缺一下子把汗津津的大剪子扔在一边。

好像也是个夏天。玉米地正高。翠缺几岁?记不得了。晌午了,娘歪在炕上打盹儿,翠缺躺在旁边,装睡。晌午晌,老鬼涨;晌午错,老鬼过。娘警告过她,大晌午的,甭出去疯,有老鬼哩。翠缺躺了一会儿,偷偷地爬起来,光着脚,溜出院子。街上静得很。白花花的阳光像雨点子,噼里啪啦溅进翠缺的眼睛里,她不由得闭了闭眼。不睡啊翠缺。翠缺吓了一跳,回头见是大战懒洋洋地走过来,光着膀子,大裤衩子松松垮垮地挂在肚脐下。翠缺看了一眼那只肚脐,牛眼似的,冲她瞪着。她笑起来。你笑什么?大战被笑得莫名其妙。牛眼。翠缺指着他的肚子,你肚子上长牛眼了。大战也笑起来。她笑着,他忽然不笑了。说你吃甜秫秸不,我去给你尝甜秫秸。

玉米有一人多高,正吐缨子。大战拉着翠缺的手,顺着垄沟往深处钻。大战哥,吃甜秫秸。大战不说话,只是往里钻。玉米叶子哗啦哗啦地响,把翠缺的脸和胳膊刮得生疼。翠缺站住,不肯走了。她真的害怕了。转身想跑,被大战一把抱住了。懵懵懂懂中,她感觉有根秫秸像刀一样刺入她的身体。她感到自己被劈开了。

后来的事,翠缺都已不太清了。可是翠缺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里。小孩子,好了伤疤,就忘了疼。总有好玩的事情盛满她的心。挖知了猴等蝉蛻,捉喇叭虫喂鸡,去河

事情来得有些突然,好端端的街灯忽然发现有一盏不亮了,街上的人们都以为是灯泡自然老化,细看才发现是被人砸碎,这件事发生在国庆前的日子里,为了不影响欢度节日,居委会就赶紧派人找架梯子上去换,换了不几天,又有街灯被人砸碎了,看样子真的是有人跟灯泡过不去,从灯泡受损的情况看,应该是被弹弓击中的,通常玩弹弓的都是些男孩,居委会很快把嫌疑锁定住张锋,因为种种迹象表明,张锋很早的时候就在打电线杆的主意。比如他说,线杆的电线肯定比搭在墙上的电线粗,里面的铜也粗。张锋不愿意像别的孩子一样去捡废品卖钱,这样来得辛苦,他总想着发一次横财。机会真的来了,有一次台风刮断了电线,张锋拉起来掉在地上的一头,硬是把另一头还连在瓷瓶的电线生生地拽断。那几天是张锋最富有的日子,在废品站拿到钱后,张锋很豪爽地请我吃了碗豆腐花外加一支飞马牌香烟,飞马牌是居委会主任抽的那个档次。当然还剩很多钱,张锋说得凑起来买条武装带,你不知道腰间扎条武装带有多威风多帅。以后张锋老盼着台风到来,但奇怪的是每次台风都扑空,我们这里连刮场像样的风都没有,张锋老是埋怨气象台的人测不准,骗人高兴。

怀疑张锋的蓄意破坏几乎水到渠成,连我也这么认为。在街灯第三次遭人砸碎之后,张锋被正式叫到居委会,当然还有他的父亲。居委会主任正色地对张锋父亲说,如果不是你家成分好,我现在完全可以叫派出所把你家张锋抓进去!又对张锋说,你是不是对上次我阻挠你的行为不满?就想报复吗?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,我就先把你送派出所。主任铁青着脸,因为他的权威从来没受到如此严峻的挑战。张锋父亲一个劲儿地赔不是,而张锋却死活也不承认,这让张锋父亲怒不可遏,狠狠痛打了儿子一顿。打完后,要儿子给主任认个错,保证今后再不发生类似行为,但张锋依然昂着头,说不是他干的,这让张锋父亲下不了台,只好又来一顿打,也没结局,只得向主任保证,回家自己教育,如再违犯,就凭主任发落。

你完全可以想象张锋在那段时间过的是什么日子,张锋的身上被父亲打得伤痕累累,但总是那句话,街灯不是我砸的。我劝张锋说,你也别跟街灯过不去,不是白挨了整吗?张锋对我的劝说十分反感,他说我真的没有,连你也不相信,你算是我的什么朋友?你给我滚!张锋的厄运并没有因此而结束。在第四只灯泡被击碎后,派出所公安在张锋家里把他抓起来,并在他的一只抽屉里搜到一只弹弓。我们第一次看到公安在街上抓人。铐子铐住张锋的手时,张锋还一个劲儿地申辩,街灯不是他砸的,铐在手上的铐子在他不停的晃动下反射着金属的寒光。但公安不容分说,把张锋像老鹰捉小鸡似的抓进车里,这是1976年快要结束时发生在我们街上的大事。

需要叙述的一个重要环节是,在街灯被频繁击碎后,换街灯的人不干了,因为他不是专职

套里采野菌子……

一直到了很多年以后,她才慢慢回过味来。大战这档日的。她再也听不得大战这名字。在村子里碰上大战,她都只当没看见。没人的时候,大战就叫她。她朝地上狠狠呸一口,对着蹭过来的黑狗骂道,滚,不叫唤还不知道你是四条腿的。

吃过饭,翠缺洗衣裳。娘在一旁坐着,一五一十地数票子。缺,一千?翠缺不吭声,使劲地拧着她的花布衫。娘又数了一遍,缺,涨了?翠缺把衣裳啪啪地抖开,涨了还不好?看着娘发愣,顿了顿,说给二翠汇点钱吧,前天打电话来,说要交学费哩。

二翠是翠缺妹子,在县中学上高三。翠缺心里很是羡慕二翠。小妮子本事大,就凭着手里那支笔,一点一横,



一撇一捺,硬是从村子里考到县里。明年,就要考大学了。翠缺也想上大学,可是翠缺不能。翠缺是老大。娘说,供两个,咱供不起。其实,翠缺也并见得多想上大学,她只是一心想离开村子,离开大战,离开玉米地。越大,越想离开。可是她知道,她离不开。二翠一考上大学,她就更离不开了。娘已经开始为她在村子里琢磨婆家了。

翠缺晾好衣裳,搬个板凳坐在影壁前面,瞅着满墙的爬山虎发呆。今天快下班的时候,大战捏着一个纸包走过来,翠缺低头较海绵,只当没看见。给。大战把纸包递过来。翠缺拿眼睛瞄了一下,猜出应该是钱。正犹豫该不该接,大战把纸包放在她手边,转身就走。走了几步,又回过身子,说翠缺,我……见翠缺还是低头忙着,就说算回吧,天黑了。翠缺是在快拐进村子的时候才打开那个纸包的。她数了一遍,又数了一遍。多了200,原先说好是800的。快收秋了。空气里流淌着庄稼成熟的气息。翠缺看着黑黢黢的玉米地,感觉心里某个地方被使劲戳了一下,疼痛像一根细细的线,渐渐扯遍了全身,扯得她的两只手腕都酸麻了。她在心里骂自己,贱,离了这狗日的,能饿死人?

这几年,大战是发了。大战是个脑瓜活络的人,一个人跑南方打工,硬是把人家的手艺学回来,在村子里办起了家具厂。邻近几个村子,都有人在端大战的这只饭碗。大战的名气就响起来。村里人都说,看人家大战,能人

连家里用坏的灯泡也敲碎计进去。卫东听见父亲私下跟母亲说,如果隔三差五有街灯换的话,那咱家就有可能暴富。当然卫东父亲也不是全部赚净,年尾他是要到主任家的,因为有很多人觊觎着他的好差,去的时候卫东父亲是要带点年货的。

事情一再,再而三的发生,让张锋父亲也觉得不可思议,跟居委会理论过,但主任说,你说不是你家张锋干的,为什么他不在的时候,街灯就一只也不缺?偏偏他有的时候,街灯就被击碎了?我还不知道你家张锋的德性吗?他倔!他存心跟街灯过不去!一个想着要到线杆上接声音的野孩子,什么事干不出来?

张锋被街灯折磨了好些日子,在街灯被击中的时候,张锋举不出什么人能证明并不是自己作案,除了不断遭受体罚,他父亲甚至还把他流放到他姨妈家,他从此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。张锋被那个莫名其妙的人折磨得快要疯了,他咬牙切齿地说一定要揪出那个人,把他的脚筋挑掉,这个把人把他害惨了。好些日子他埋伏在黑夜里,等待着街灯破灭的一刻,但无论他潜藏得多么的隐秘,当他不留神时候,街灯就冷不防爆了。张锋可能感觉到靠他自己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抓到那个死对头了,到这时候张锋才找到我,好言相求(我们好久没来往),要我帮他侦查到底是谁和他过不去。看着张锋的狼狈样,我出于义愤答应了他,而且很悲壮地对他说,也是需要帮手的话,兄弟一定在所不辞!在我们的想象中,这个潜在的对手肯定是个胆大包天、凶狠异常的家伙。

我真的付诸行动,在潜伏了几天后,那个人终于让我逮住了。在夜里的一声巨响之后,我看见一个少年迅速逃离了现场,那把弹弓还来不及塞进裤袋,那少年回过头,黑暗中,有一双熟悉的阴历的眼睛死死地瞪着我,让我感到不寒而栗。

在这只街灯破碎后的隔天,张锋找到我,问到底是谁把街灯击碎了,我说不大清楚。张锋说你看到了,你肯定看到了!我嘞嘞嗬嗬地说,看到了,但我没认识。

街灯忽然恢复了正常,一盏也不灭,亮堂堂的,原因是小五随着他家的搬迁而不知所向,张锋也随之结束了他的苦难,卫东父亲换灯泡的生涯也宣告结束。

顺便说一下,那个叫卫东的孩子就是我,当然换街灯的那个男人便是我父亲。



哩。有闺女的人家,心里都惦记着大战。翠缺娘也不例外。有一次娘又提起来,说大战这孩子,本事大,跟了他,一辈子享不尽的福。当时翠缺一下子就恼了,说天下男人死绝了,也不会看一眼那堆臭狗屎。娘给她噎得半天说不出话,心想这闺女,八成是癔症了。

大战娶媳妇,场面闹得很大。那时候大战的二层小楼已经盖起来,在周围平房簇拥下,显得相当霸气。大战娶的是邻村的媳妇,一下子把本村的闺女们都得罪光了。大家对新娘媳妇横挑鼻子竖挑眼,都把人家吃到了泥巴里了。翠缺心里也不是个滋味,有那么一点酸,又有那么一点苦,还有那么一点疼。翠缺这时候才明白,那堆臭狗屎,被别人捡到自家篱笆里了。

大战的厂子招工,翠缺不是没有动过心,谁跟钱有仇?爹是老实人,只知道土里刨食,又供个学生,日子就紧巴得很。连喜桃都在厂里挣工资了。喜桃跟翠缺,好得跟一个人似的。逢集上,喜桃拿出她的工资,给娘买了缎子袄面,给爹买了两瓶酒,把爹娘喜欢得到处说,我家桃子买的,净瞎花钱。喜桃还给自己买了一条连衣裙,水红色,上面有一波一波的水纹样的影子,那水纹浅浅的,乍看看,再看又没有,整个褂子就显得水阴阴的,雾蒙蒙的,穿在身上,人显得特别的媚气。翠缺一下子就看呆了,仿佛不认识眼前这个娇俏的喜桃了。那天晚上翠缺没有睡好,翻过来,倒过去,脑子里老是晃着那条褂子,她想,这褂子穿在自己身上,这是啥样子?

那一天,翠缺在地里打棉花杈子,远远看见喜桃像一片云彩一样从厂子里飘出来,风钻进她的褂子,像涨满了的翅膀,水红的翅膀。翠缺的心忽然疼了一下,这褂子是用大战的钱买的,就是大战买的,也就是大战买了送给喜桃的。她知道自己没道理,可她还是忍不住要这么想。今年棉花长势不错,棉花桃子一嘟噜一嘟噜,直打人的腿。翠缺一把揪下一颗青桃子,骂道,这生桃子,咋就死不开窍?

八月十五说到就到了。村子里,这是个大气节,正赶上收秋,这个节就过得又忙碌又喜庆。厂里发了100块钱,算是过节费,大家都喜洋洋的,干起活来格外卖力气。翠缺的海绵早已经较完了,她磨磨蹭蹭地走到最后面。中午大战过来说,翠缺你下班晚点了。见翠缺不吭声,又说,有事。

毕竟是中秋的天气了,天一下子变短了。夜色像鸟的翅膀,一扑扇一扑扇,慢慢地把院子都铺满了。人们都走了,院子里就显得空旷起来。雾气漫上来,湿漉漉的,直扑人的脸。

这是你的。大战把一个纸包递过来。见翠缺不动,说过节费。

我领过了。

那这是奖金。

翠缺不再说话。

还有,这盒月饼,城里商场买的,好吃。

起风了。翠缺的褂子飞了起来。褂子是湖蓝的,这时候就是夜的颜色了。大战说翠缺,翠缺不吭声。大战说翠缺,翠缺还是不吭声。大战一把把把挽在怀里,大战的喘息和汗味一起向她袭来,翠缺的呼吸一下子乱了章法。

下露水了,有一滴正砸在翠缺的眼睛里。

翠缺。大战的声音慢慢地软下去,身子也慢慢地软下去。翠缺,你……

翠缺看着那把大剪子在大战的胸前颤悠了几下,终于不动了。她轻轻叹了口气。天已经完全黑透了。月亮慢慢地爬上来,亮得很,只是不怎么圆。明天,就是八月十五了。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哩。翠缺想。

插图: 孟浩强